

毛匪召開「九大」重建「匪黨能解決問題嗎？」

兼論當前大陸情勢之演變

陳濯明

今年九月初，當毛共宣佈廿九省市革命委員會全部建立，「奪權鬥爭」「全面勝利」之際，曾導致國際人士一般錯覺，以為毛共的文化大革命即將結束，中國大陸將從混亂中逐漸趨于穩定。但截止目前，毛共的文革，并未結束，中國大陸混亂如昔。

現在我們可以這麼說，毛共勢必要在明年或以後召開「九全大會」重新「建黨」，來解決它不能解決的問題，到時候人們又會誤認「中國大陸的混亂將獲得解決。」問題在毛共召開「九大」重新「建黨」，能否解決它所要解決的問題，能解決，則大陸的混亂情勢將趨于結束，偽政權將趨于穩定。反之「九大」召開之後，仍然不能解決問題，大陸的混亂情勢必然愈演愈烈，偽政權亦將隨混亂情勢而趨于崩解。因之毛共召開「九大」重新「建黨」，是值得我們重視和討論的。

一 召開「九大」勢在必行

毛共曾攻擊現在的匪黨，是「中國黑魯曉夫」的黨，是「走資派」的黨，或「修正主義」的黨，實際上即是反毛的黨。是故毛匪必須藉文化大革命，發動紅衛兵「造反」，「砸爛」現存的匪黨，以重建一個清一色的「毛家黨」來達到他「奪權鬥爭」的目的。

關於建立「毛家黨」這一點，遠在去年十一月廿六日，謝富治于偽「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的講話提到召開「九大」「重建」匪黨問題時，

毛匪召開「九大」「重建」匪黨能解決問題嗎？

交代得非常清楚，「形成一個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綱領，以及他的革命路線的中國共產黨。」

去年七月毛匪于武漢事件發生後出巡到上海時，上海偽「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春橋，曾向毛匪建議，在今年五月召開匪黨九全大會，重建匪黨，毛匪當時認為「船開快了會翻船的」，要延到今年九月或十月召開。到了去年十一月廿七日，偽中央文革小組，根據毛匪的「指示」，發出「關於徵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以下簡稱「通報」）要求各級毛派份子討論，并指定上海為「試點」地區。「通報」當時以很樂觀的口吻說：「關於九大開會時間，多數同志建議明年秋天國慶節前召開九大，過後接着開人大把劉少奇罷掉，解決國家主席問題，這樣明年國慶節上天安門的都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的提出，如形勢發展很快，可以明年上半年召開。」所以今年一月一日，匪「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聯合發表社論，將「整黨」「建黨」列為「五大任務」之一，而「整黨」不過是達成「建黨」的手段而已，由此可見毛匪急需召開「九大」重新「建黨」的心情之迫切了。奈何外而反毛派着着進逼，內而毛匪自己陣營互爭權力，四分五裂，形成了「多中心論」。因此「大聯合」始終聯不到一起，廿九省市的「革命委員會」，是為毛匪「奪權鬥爭」和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充面子，是為今年的偽國慶裝點門面，而在分化、拉攏、談判、和所謂：「中央支左部隊」的槍桿子壓力打擊之下，才建立起來的。所以毛匪在無法控制全局的情形下，雖然迫切希望早日召開「九大」，而「九大」的召開，

終于不得不「拖再拖」，以致十月十三日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關於召開「九大」的時間問題，亦無法確定下來。它不同于一九四五年未竊據大陸以前的「六屆七中全會」，是決定召開「七全大會」之前的準備會議。它也不同于「一九五五年已竊據大陸之後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并肯定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開」，故而此次于發表「公報」中，祇好自我解嘲地道：「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全會決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人們假如認為「八屆十二中全會」，毛共除了解決劉少奇的問題，追認毛匪文化大革命一切政策和措施之外，就是召開「九大」之前的準備會議，那是與事實不合的。

二 召開「九大」能解決問題嗎？

總之毛匪召開「九大」重建匪黨，勢在必行，問題不在什麼時候召開，而在召開之後，能否解決毛共今後問題這一重要關鍵上。根據偽「中央文革小組」的「通報」，和去年十二月二日毛共「中央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組織的意見和問題通知」，以及綜合匪報刊歷來所討論召開「九大」重建匪黨的問題和意見，經過研究之後，我們認為召開「九大」之後，至少要解決四大問題，才能達到毛匪召開「九大」的目的，完成毛匪「奪權鬥爭」的任務，和穩定匪黨大分化、大崩解，以及大陸混亂的形勢。

(一) 確立以毛匪思想為中心的領導，并以之全面的修改匪黨黨綱、黨章，亦如「十二中全會公報」所顯示：「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步伐，統一行動。」

(二) 肯定林彪為毛匪的繼承人，如偽「中央文革」「通報」所規定，「并寫入九大的報告及決議中，進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三) 清除匪黨內部反毛派，亦如偽「中央文革」「通報」所云「把隱藏在黨內的叛徒、特務、自首份子（按指我政府在大陸時期向我自首匪黨員）和反

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統統清洗出去，根絕隱患。」即「八屆十二中」「公報」所決定，把「階級異己份子清除出黨，」以建成清一色的「毛家黨」。

(四) 重建毛派新的「幹部陣營」，即偽「文革」「通報」所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湧現的一批高舉毛澤東偉大思想紅旗的新生力量，」「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工人、親毛的貧下、中農，「革命幹部」，極少數的「革命樣品」的紅衛兵，尤其是「革命戰士」，以他們為選拔對象，以「參加黨的領導工作」。(八屆十二中公報)

關於第一個問題，對外，將促起俄鬥爭更為激烈，及國際共黨的普遍反感，因為他們祇信奉馬列主義，根本不承認什麼「毛澤東思想」。最親匪如阿爾巴尼亞共黨，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亦即毛共文化大革命高潮毛澤東思想叫得最響時期，阿共的主席恩維爾·霍查，在阿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中，面對着代表毛共列席的毛匪親信康生，特別申明，「馬克思恩格斯與最崇拜權威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精神存在。」意指毛共神化毛匪，根本不是馬列主義的產物，當然更否定毛匪的思想了，阿共如是，其他國際共黨可知矣。毛共肯定將毛匪思想列為對外對內的「指導思想」，它只有造成毛共在國際共黨陣營中愈來愈為孤立。

就對內而言，必然導致匪黨內部思想上組織上的大混亂大鬥爭。因為匪黨黨員，尤其是較高階層的黨員，一向以馬列主義為中心信仰，反對突出毛匪思想為匪黨的「指導思想」，否則匪黨「八大」所通過的「黨章」，為何要否定「七大」「黨章」這一條。「七大」「黨章」當初所以把「毛澤東思想」列為「指導思想」，拆穿了是當時劉少奇為了爭取作為毛匪的繼承人，而利用這一點吹捧毛匪作為進身之階而已。結果經過長期考驗，既行不通又遭黨內普遍的反對，故不得不在「八大」「黨章」上把它括掉，所謂「受黑魯曉夫鞭屍史達林的影響」而不把毛匪的思想列為匪黨的「指導思想」，那只是匪黨內反對者當時一時的藉口而已。事實很清楚，假如毛匪的思想能獲得匪黨幹部的信奉，則毛匪的政策在匪黨內部必獲普遍的支持，毛匪又何必要發起文化大革命「造反」「奪權」，砸爛匪黨、匪政呢？

關於第二個問題，去年七月武漢事件後，林彪于八月九日，召集匪軍高級幹部公開宣佈，「過去武漢軍區與北京軍區，問題最多，最使人頭痛沒辦法解決。現在陳再道現了原形，在武漢事件中垮下來了，所以武漢事件是

事不是壞事。」林彪自一九五九年即擔任匪軍國防部長，這樣長的時間，以匪爲國防部部長之尊，對匪軍一級軍區有直接管轄指揮之權，又爲毛匪的「親密」戰友，居然對這兩個「軍區」沒辦法，直等他們起「造反」垮了，才幸災樂禍的認爲是好事，也足見其對匪軍的掌握大有問題。匪軍掌握尚且不可，作爲毛匪的繼承人，以一個軍人起家，從未過問過匪黨匪政，則未來將如何領導匪黨匪政。以毛匪領導匪黨政尚且落得今天的下場，林彪何人，則未來又怎能不爲匪黨政幹部甚至匪軍所反對和推翻呢？

關於第三個問題，怎樣清除「黨內」反毛派，根據匪外交部長陳毅的「檢討報告」，公認匪黨兩千萬黨員有百分之八十的反毛，毛匪亦自認他在匪黨內是居于少數派，這樣一來，難道能將匪黨黨員百分之八十都「清除」，都斬盡殺絕嗎？而被「清除」者爲求自保，必然不惜拚全力採取一切的手段，紛紛起而反抗，那真應了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上的預言：「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始終是處于互相對抗的地位，進行着不斷的，有時是隱藏，有時是公開的鬥爭。每次結局若不是全部社會結構受到革命的改造，便是各鬥爭階級同歸于盡。」則其結果，必使整個匪黨由崩解到覆亡而後已。

最後關於「重建新的幹部陣營」問題，根據毛共各方面情形所顯示，當然以匪軍爲主體，再輔之以前面所提過的「革命幹部」，親毛的工人、貧下、中農、少數「革命樣品」的紅衛兵，進入匪黨領導階層，作爲匪黨新的「當權派」。而這批人都是政治不成熟，工作無經驗，領導無能力，好大喜功的冒險份子，在他們爲匪黨製定政策，執行政策之時，必然更加「左傾冒進」，對內將造成更大的鬥爭和混亂，對外將要闖更大的禍，必然使匪黨的浩劫命運愈陷愈深。這種「左傾冒進」的領導和政策路線底實踐，它在匪黨是有長期深刻教訓的，匪黨曾經爲了總結這種「左傾冒進」的領導和路線的失敗教訓，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廿日「六屆七中全會」，特別通過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走「左傾冒進」的失敗列爲前車之鑑，同時并對毛匪當時反左傾冒進加以讚許：「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匪黨覺得單是「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這個「決議」作爲歷史的教訓還不夠，還怕以後匪黨再蹈「左傾冒進」的覆轍，所以于竊據大陸召開「八大」

之際，又要李立三在「八大」會議中面對共匪全黨，再來一次現身說法。李立三當時以毛匪的話「對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的體會」爲題，把自己以往領導「左傾冒進」的態度以及造成失敗的原因，說得淋漓盡致，他說「我是第二次左傾機會主義——立三路線錯誤的負責人，並且是第一次左傾機會主義的積極參加者……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的那種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和由此而來的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這種猖狂的主觀主義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單憑一時狂熱，把主觀主義幻想當成現實，毫不思前顧後，毫不謙虛謹慎，就任意發號施令起來。回想當時那種盲目莽撞的拚命主義作法，不管情況如何，不問條件怎樣……在一次次碰得頭破血流之後還不懂得回頭，還要拚命的硬幹下去，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損失，主觀主義的病毒，竟把人弄得愚蠢到這樣不可想像的地步，這種猖狂主義表現在組織上，就成爲宗派主義，不僅不能用冷靜的頭腦聽別人的意見，而且對於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任意扣上機會主義調和主義的帽子，加以排斥打擊。」這真是替毛匪上了一堂課，有如完全針對毛匪「左傾冒進」說的，但是毛匪不理會這些，他不但對於李立三的「忠言」逆耳，他對匪黨「左傾冒進」失敗的整個歷史教訓，也從未放在眼裏，因爲他一直強調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他的「主觀能動性」簡直可以呼風喚雨，故不但步武前人的「左」，而且于今爲烈，搞三面紅旗，失敗了再搞文化大革命，其結果自然失敗得更慘。但是「暴虎憑河死而無悔」，他後起的「革命接班人」，當然又是故事重演了，其結果如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瞻前顧後，毛匪召開「九大」之後，這個四大問題得不到解決，匪黨未來的命運，可知矣。

三 當前大陸情勢

當前大陸整個形勢可以概括爲三句話：「混亂」、「分裂」、「鬥爭。」就混亂而言，毛匪的「文革」，以造反爲手段，「奪權」爲目的，打亂以及打垮了匪偽黨政原有的系統組織和統治的功能。何況被「造反」，被「奪權」者亦必起而以「造反」、「保權」，因之武鬥不休，大亂不已。

就「分裂」狀況來講，匪偽黨、政、軍，都在大分化大崩解。故有所謂「派性」、「山頭主義」、「無政府主義」，而形成了「多中心」，使毛匪的

新「政權」，「革命委員會」，也陷于四分五裂。

就鬥爭方面看，去年八月九日，林彪在召集匪軍高級幹部講話中就公開的招認：「好人鬥壞人，壞人鬥好人，好人鬥好人，壞人鬥壞人。」他并舉例如匪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司令員蕭勁光，總後勤部長邱會作，他們都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而他們也同樣難逃被「鬥」的命運，其他可想而知。這只是就個人而言，若論文化大革命過去的鬥爭過程來講，林彪在今年三月份罷黜匪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時所宣佈已經有「五次反覆」鬥爭了。「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歷史。「這是毛匪在一九四九年未竊據大陸前就說過，現在毛語錄特為此專闢「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一章，把這句話，列為首條。實際毛共的所謂「階級鬥爭」，不過為權力鬥爭的別名而已。因此在毛共統治下，你不鬥人，你就被鬥，如何可以避免得了鬥爭，過去如此，將來亦復如是。

四 大陸情勢演變的趨勢

大陸混亂情勢的發展，以去年武漢事件為最高峯，毛匪為了挽救其覆亡的命運，自武漢事件後，採取了兩項措施：

第一、為了藉重匪軍鎮壓反毛反共的形勢，和安撫匪軍以免反側，從此各地所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十之七八，均由匪軍人出任主任，來領導黨政，一反其平日規定「祇允許黨指揮槍，不允許槍指揮黨」的原則。毛匪一石兩鳥，既安撫了軍人，又鎮壓了反毛反共，自以為得計。但軍人「專政」的結果，必然擁兵割據，以保障其指揮黨政的既得利益，何況匪軍之間歷來有派系之爭，過去匪黨有完整的組織和堅強的領導，而將「軍」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是故對匪軍內部派系之爭，它有感信，也有能力可以起調和緩衝作用，而今天匪黨已垮，連匪黨的領導中心，「中央委員會」也置于「軍管」之下，今天的匪軍掌握革命委員會者，黨政軍大權在握，把匪黨政分割了，則各軍之間，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力，很自然的會發生互爭互鬥的局面，則唐之藩鎮之亂，民初之軍閥混戰，將重見于未來的大陸是很合理的情勢演變。

第二、武漢事件，發生于毛派紅衛兵在偽中央文革鼓勵下「衝擊武漢軍

區」，所謂「打倒武老譚」陳匪再道而激起的，因而從此次事件之後，毛匪為了壓縮紅衛兵的中堅領導幹部，和紅衛兵本身，不但對紅衛兵大肆整肅，并且偽中央文革江青的「裙下大臣」關鋒、王力、戚本禹、林杰之流，也一一整掉，同時在所謂「三結合中」，將紅衛兵的幹部列為次要又次要的傀儡，因三結合是匪軍的天下，所以又都在槍桿子的排斥打擊之下。這還是頂尖尖的紅衛兵領導幹部，其他的處境如何可以瞭解了。而情形不止于此，今天毛匪又玩出新花樣，要工人「登上政治舞台」，組成「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機關，開進學校，過去以「紅衛兵領導一切」，執行「鬥、批、改」，今天以「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執行「鬥、批、改」，尤其是對紅衛兵的「鬥、批、改」，「再教育」。已經在大、中、小學畢業了的紅衛兵，都被送到農村、邊疆去勞動生產，亦即勞動改造，尚在大、中、小學肄業的紅衛兵，則在工人的監視和「再教育」之下，受盡折磨，紅衛兵其能不羣起而反毛反共？

從以上情勢看來，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結論：毛匪不召開「九大」，不能解決問題，而召開「九大」，問題亦解決不了，這是主要的問題，從這一面，再進一步研究大陸現在以及未來的情勢，匪黨的命運何去何從，可以知其大概了。

本所出版期刊及叢書價目表

書名	定價	優待價
問題與研究月刊(全年)	六〇〇〇	五四〇〇
ISSUES & STUDIES	二四〇〇	一六八〇〇
英文月刊(全年)	八〇〇〇	五六〇〇
中國大陸的新奴隸社會	四〇〇〇	二八〇〇〇
中共的土地鬥爭	八〇〇〇	七二〇〇〇
歷史寫下了答案	四〇〇〇	二八〇〇〇
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論數索引	二八〇〇	二二四〇〇
(中、英文本)	四〇〇〇	二八〇〇〇
中國共產黨史論(英文本)	二八〇〇	二二四〇〇

第二冊 郭華倫著。